

如何应对少子老龄化： “小型社会”的构建与“学习”的再概念化

——访日本东京大学牧野笃教授

本刊特邀记者 马丽华 娜仁高娃

【编者按】 牧野笃教授是日本东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龄社会综合研究中心副主任，日本社会教育学会常务理事，日本文部科学省终身教育审议会委员，日本知名的终身学习理论和近代教育思想研究者。本访谈从日本国内弥漫已久的“超老龄化社会悲观论”切入，围绕学习观念的重新解构，日本对高龄社会的教育应对，以及老龄化持续发酵的背景下如何审思未来社会重构，如何认识作为社会基础建设的“学习”，分享了牧野教授关于日本文部科学省应对代际矛盾，青年人归属感薄弱，人对社会的信任感等问题组织“人生100年时代构想会议”（2017）的始末和民间实践，提出建立新的社会发展模式，探寻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出路。中国当前也全面迈进老龄化社会。日本基于转变学习观念以及构筑“小型社会”理念下的政府举措与民间实践，对我国未来的社区建设及社区教育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超老龄化社会；学习观念；小型社会；终身学习；日本

【中图分类号】 G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179(2019)06-0004-08



记者：众所周知，老龄化已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世界性趋势，中国也迈进了老龄化社会。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当前日本社会发展正被“超老龄化社会悲观论”所阻碍。您能谈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吗？

牧野教授：日本国内的“超老龄化社会悲观论”其实弥漫已久。老龄化和少子化相伴而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说，日本当前出现育儿困难现象。少子老龄化问题由来已久，舆论也在呼吁政

府加强育儿支援，但增设保育园，问题依旧得不到解决，无园可上的幼童急剧增加，日本成了产儿育儿困难社会。日本内阁府发布的《儿童与青年白皮书（2015）》指出，少子化的根本原因是未婚率激增，而未婚率高的原因在于年轻人就业不稳定和就业困难。日本现在有所谓的“7040问题”，即40多岁的未婚子女依靠70多岁父母的养老金生活。加之独居者的增多，社会不得不考虑为未婚者和独居者提供各种服务。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税收政策的改革也加剧了代际间的矛盾，导致整个社会

【收稿日期】2019-10-15

【修回日期】2019-10-23

【DOI编码】10.13966/j.cnki.kfjyyj.2019.06.0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制度效应与秩序回归：我国当前语境下社会教育实践困境与突破”（CAA170242）。

【作者简介】马丽华，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东京大学教育学博士，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终身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老年教育、社区教育；娜仁高娃，副教授，教育学博士，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东京大学社会教育学博士课程修了，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社会教育。

普遍弥漫着悲观氛围。表面上看, 医疗体制带来的老龄人口增加及结婚率下降带来的少子化造成人们对未来社会的不安, 但深究其原因, 则是日本社会囿于已有的粗放式经济发展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成功经验, 没能建立新的发展模式以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带来的社会结构转变的挑战。因此, 面对新生人口急剧减少、老龄人口急剧增加这种前所未有的现象, 日本社会还未找到正确的出路。

记者:这么看来, 日本民众将当前的少子老龄化社会视为坏的社会, 因而产生悲观与绝望的情绪?

牧野教授:是这样的。但是, 少子老龄化社会真的是坏的、让人悲观的社会吗? 换个视角看, 急剧的老龄化问题反映的是人口的长寿化和少子化互为表里带来的老龄者占总人口比率激增的社会现象。2016年, 日本社会老龄化比率为27.3%, 居世界最高, 而同年日本的人均寿命男性81岁, 女性87岁, 也居世界最高。此外, 日本人均寿命近25年上升了5岁。与战后相比, 日本人均寿命延长约35岁, 与100年前相比, 人均寿命已延长两倍。所有人都长寿的社会不好吗? 再看新生儿。目前日本婴儿死亡率约千分之二。可以说, 日本是世界上婴儿死亡率极低的国家之一。这一数字60年前约千分之四十, 再往前100年, 是近千分之二百。也就是说, 那时近20%的新生儿不到1岁就过世了。在那样的社会, 人们自然要多生多产来确保婴儿的存活率。当今医疗条件的提高使人们认识到婴儿不容易死亡, 自然会出现少生的趋势。这其实也是少子化的原因之一。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世界人口爆发的地区, 联合国等组织尝试采取措施降低婴儿死亡率。我们能说这样的社会不好吗? 因此, 悲观和恐慌的原因不是表面上的人口减少和老龄化, 而是背后将人视为劳动力和购买力的市场观, 本质上是将人视为手段和工具。这也是传统工业社会只将扩大再生产作为社会进步的价值观导致的。人们还没有从过度依赖社会、政府、企业及家庭的传统工业社会的观念和习惯中摆脱出来。过度依赖的结果就是“孤独”, 老龄化社会应该转变这种依赖关系, 建立自立、互助的关系。

记者:从日本的社会现状看, 应如何发挥老龄化社会的优势, 消除社会悲观情绪?

牧野教授: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转变观念。改变以往那种将人视为集体或工具, 转变为人即他自身, 人即目的的观念。工业社会以人口的增加为基本条件, 将多数人过同样生活的社会视为好社会。在这样的社会, 经济发展以扩大再生产为基础, 扩大和发展成为社会的正面价值。个人、家庭、单位和国家相互连接, 形成一条龙的线性关系。人们要享有幸福生活, 必须拼命地学习, 上名牌大学, 进大型企业, 拼命地从事生产工作, 然后拿更多的薪水, 国家也可以得到更多的税收, 最后给我们各种生活保障。企业和家庭是社会保障的关键。企业采用终身雇用和论资排辈的人事制度扩充企业内的福利事业。家庭里, 作为家庭主妇的妻子承担家务、抚养孩子和照护老龄者等工作。在这样的社会, 学历至上的观念束缚了人们的头脑, 造成激烈的升学竞争。人们将自己和他人视为敌对关系, 要求行政部门保障自己的权益。

这种对立关系日益加剧的原因, 是整个社会结构已从工业社会转变为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中, 政府行为被视为公共服务, 纳税成为“购买政府服务”, 但纳税本身理应是义务而非购买关系。政府部门必须担负回应纳税人要求的义务, 纳税者被视为公共服务的消费者, 他们会对政府部门的回应提出不满。自此, 教育也好, 医疗也好, 都被视为服务。随着这种个体自我要求、自己购买并自负责任的服务观念的强化, 人们开始失去与他人共同创造社会的欲望。以往的个人—家庭—公司—国家的一条龙的社会资源分配社会开始崩溃, 甚至家庭成员也开始孤立生活, 造成个人失去生活的安定感和社会存在感。日本目前这种强迫人们“自我负责”的社会观念, 即否定与别人建立相互尊重的关系并创造真正意义的自立生活的社会观念, 需要根本转变。

记者:落后的观念和社会发展不同步, 一定会发生冲突, 这种将人视为目的, 视为人本身的新观念对社会生活会带来哪些影响?

牧野教授:这至少会促使我们尝试建立一种相互认可、支持、信赖的关系, 营造对他人的想象力和

形成“共同去做”的责任感。消费社会所丧失的是人们在相互信赖关系中共同营造社区的责任感和居民自治的意识,造成个体不依赖行政服务就无法生存的残酷现实。这导致作为消费者的居民开始出现保护自己的同时惩罚他人的倾向,极易造成社会解体。我们失去了与别人共存的自我,只片面要求享有服务,造成我们无法有效利用现有社会的优势条件。

改变“付出就要有回报”或“为了得到回报才付出”的观念,率先进行“纯粹付出”“纯粹赠与”的人会让社会形成良好的连锁反应,这就是“Pay it forward”,日语叫“送恩”。其实,这是市场的基本原理。对他人的想象力和信赖是市场的基础。当前的日本社会,因为人与人之间缺乏纯粹的赠与关系,缺乏对别人的想象力和信任感,所以社会变得冷漠而孤立。人们在互相批判、互相压制的关系中互相否定,造成社会停滞。在“社会 5.0”(Society 5.0)时代,我们应该创造互相承认、彼此成就的社会,因此需要的不是与别人竞争,而是与别人携手、勇于创造新价值的的能力。这样的社会不是强者压制弱者,而是个体相互协助共同创造价值,即本着“守护他者”的指导思想,形成对他人的想象力和共情力,支援所有人发挥潜能,增强社会的革新能力。

记者:“社会 5.0”是 2016 年 1 月日本政府发布的《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提出的。“社会 5.0”超越“工业 4.0”社会将给日本带来哪些挑战?

牧野教授:社会 5.0 指的是技术飞速革新的社会,尤其 AI 和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对职业结构的影响非常大。比如,今年上小学的儿童到大学毕业时,近 65% 的人将从事现在还不存在的职业。有人指出,到 2030 年,当前近一半的职业将变为自动化作业,不需要雇佣劳动力^①。而且,日本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包括儿童在内的贫困已成为社会问题。据日本内阁府 2017 年统计,0-14 岁儿童中,每 6 人就有 1 人生活在贫困家庭。若是单亲家庭特别是母子家庭,贫困率达 60%,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诸国中最高的。贫困问题会通过受教育机会的差距造成下一代人学力的差距,进而加剧日本社会的两极分化。

记者:面对社会形态的升级,日本民众如何看待教育或学习?

牧野教授:当前,整个社会依旧将学习看作是个体的选择与责任,导致学习机会的市场化和个别化。人们因接触或获取信息与资源的差距,拉开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比如,日本《第二届教育振兴基本计划》就存在这个问题。该计划认识到工业社会正在解体,新的消费社会已经到来;但另一方面它依旧将人的需求视为个人私有物,将获得学习机会和活用学习成果视为个人行为。其逻辑在于:在价值观多样化的社会,政府只能通过市场给市民提供学习机会,个人应在自我负责的基础上自愿选择和购买学习机会,通过学习提高自我价值及社会存在感和稳定感。事实上,我们需要坚信,人们的自我需求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产生的,坚信政府保障的“学习”机会与社会公正的实现息息相关,以此纠正贫富差距和儿童贫困问题。所以,“学习”概念本身应更新为:在人们日常生活场域,通过不断改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创造新的社会价值的运动形式。政府要坚决保障所有人的学习机会。在此基础上,人们通过建构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认识自我需求,并将学习成果反馈给社会。个体不学习的社会,是放弃自我革新的社会。学习是社会建设的基石。

记者:不把学习视为个体责任,并阻止由它的市场化带来的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那是不是意味着,只要保障所有人的“学习权”,让每个人都享有学习机会,就可以实现社会公正,创造“好的社会”?

牧野教授:至少通过保障学习机会,我们能够在“清晰看到邻居的脸”的范围内建设互相信赖且自立的“小型社会”。这种“小型社会”的指导理念不是过去的“国家即社会”,而是“市场即社会”。“市场即社会”的基本性质,是社会的范围不再以国家为界,而是以学区为日常生活范围,即社区。在这个“小型社会”里,社会运作及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不是大企业和劳动者,而是当地居民。他们承担消费者的角色,也承担生产者 and 流通者的角色,即社区经济的主体。市场的价值观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市场流通的价值观的异质性所导致的冲突,会不断催生建立新的“对话”及“关系”,进而不断创造新的

价值观。社会资源也会不断地重新组合生成新的社会资源。这种“市场即社会”的观念使得社会的经济结构从静态的扩大再生产模式变为动态循环的多样化模式。人的存在方式也从原来静态的归属于社区,变为关系式的动态主体。包括青少年儿童以及老龄者在内的全体居民都成为主体,否则社会价值观无法实现持续转型。总之,日本当前面临的挑战是,积极鼓励社会参与,将老龄化社会改造为“人人皆是主体”的新社会。

记者:对于社会参与,是不是也要重新定义?可以把老龄者社会参与理解为老龄者再就业或者参加志愿者活动吗?大卫·布鲁姆等提出了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概念,即出生率和死亡率降低,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从而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这是否也适用于日本社会?

牧野教授:据日本人口统计,2007年出生的儿童,预测人均寿命为107岁。老龄化的纵深发展为日本社会保障带来沉重的负担,但是人口老龄化是未来社会必须面对的,这需要人们重新定义老龄者,重新认识“人口红利”。

促进老龄者的社会参与尤为重要。事实上,医学研究表明,老龄者的社会参与和老龄者的身体健康与寿命延续呈显著正相关。以日本为例,旨在解决老年社会课题的相关政策,开始提出通过促进老龄者的社会参与,保障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和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日本近期出台了一系列应对老龄化的政策,包括设置综合性社区照料支援中心、修订《长期护理保险法》等。为了解决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短缺,解决老人的后顾之忧,修订《老龄者就业稳定法》,增设“老年就业顾问”等。这些举措对促进老年人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在新型消费社会即社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多样化的社会,劳动力结构也应趋于多元。日本政府人生100年构想会议提倡“多种路线”“多段台阶”的人生,提倡回归教育和全面开展终身学习。整个社会都需要改变对老龄者的观念,都要积极看待老龄者的“存在”。我们经常提及的成功老龄化、积极老龄化、活跃老龄化和终身发展等新理论都是因此而产生的。

记者:关于老龄者教育,牧野老师出版了《“自我”的再构筑和社会终身教育:全球化、少子高龄化以及大学》(2005)、《银发时代的学习和高龄社会:大学和“知”的循环》(2009)等著作。您提出应依据社会发展对老龄者持续再概念化,您是如何看待超老龄化社会的老龄者的?

牧野教授:“老龄者观”可以分生理模式、社会模式和心理模式三种。生理模式的老龄者观及其带来的社会愿景将赋予老龄者积极的社会价值,老龄者的继续就业、社会贡献是为社会减轻负担,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模式的老龄者观及其带来的社会愿景是,除了重视老龄者现有的社会参与,更加重视通过“活动”创生人与人之间的“联接”关系。比起“参加”,这一模式强调“联接”。这样可以容纳成功老龄化理论无法容纳的那些不积极参与社会的老龄者,尊重老龄者的多元选择。心理模式的老龄者观及其带来的社会愿景是,以人的主观感受为基础,重新评估“联接”,凸显主观幸福感和孤独感对老龄者身心健康的影响。心理模式可容纳更广泛的老龄者的“存在”,将其纳入社会参与的逻辑。可以笼统地说,只要产生和促进老龄者向主观积极或者正面肯定方向变化的活动即是社会参与活动。当然,这三个模式都有价值定向性,或者说发展的动态性。老龄者的“存在观”需要不断重新定义。老龄者政策的实施需要重视质量型的人口红利,在赋权增能的同时,尊重老龄者自身的选择,帮助他们创建可以实现自身价值的环境。其实,日本政府颁布对应老龄者需求的规划推动“健康老龄化”和老龄者社会参与的举措,其中含有从关注老年人的“需求取向”(needs-based)上升到“权利导向”(rights-based)的意图。

记者:日本要在具体的生活场所建立居民能“清晰看到邻居的脸”的关系,并通过发挥对他人的想象力创造“人人皆是主体”的“小型社会”,这样的“小型社会”相对于传统的“大社会”,其魅力何在?

牧野教授:这种“小型社会”的魅力在于其所有的举措都可以先从小处着手,再由点到面逐渐发展壮大。比如,驰名日本的岛根县海士町隐岐岛前高中的学校魅力化实践改革,尝试开发与社区营造有

关的项目,得到了当地社区的大力支持。当地政府还创办了许多公立补习班,用以加强高中教育的力量,面向全日本招生。该高中逐渐成为一个与当地社区居民共同携手保障学生获得丰富社会经验、实行特色化教育实践的富有魅力的学校。随后,当地政府把这一颇具特色的学校改革发展成为社区实践,通过吸引移居者来应对人口急剧减少的挑战。这一改革举措已被岛根县转化为地方政策,在全县推广。

再比如,轰动日本的长野县饭田市,以公民馆这一终身学习设施为核心开展各种各样的社区营造活动,历经半个多世纪,成功创造了以居民为中心的地方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居民逐渐从“参加公民馆活动”变为“建设公民馆活动”,真正将自己的生活和公民馆的终身学习活动化为一体,成为地方社会的主人。饭田市行政人员作为公民馆馆员被派到当地社区,在当地社区积累实践经验后回到市政府,再根据当地社区居民的需求执行政府行政事务。这是一种良性循环。而且,饭田市开展的公民馆活动重视下一代的培养,积极与当地高中建立合作关系,组织“地域人教育”项目。在这些活动中,高中生已成为营造社区的主体。未来社会的“小型化”建设将成为焦点。

记者:您还能再介绍一些日本地方政府致力于“小型社会”构建的具体举措吗?

牧野教授:比如,北海道教育厅在北海道 14 个教育振兴局开展“中小学 12 年一贯制的故乡职业生涯教育项目”,主要是将当地的职业高中和小学初中相结合,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加强学生和当地居民之间的联系;通过开展“关怀孩子们”和“喜爱故乡”等项目,号召当地居民关注学生成长,利用学生 12 年在校时间将他们培育成为当地社会的接班人;加深学生对故乡的了解与感恩之情。其中,富良野市立小学和初中还与北海道公立职业高中建立连接,当地居民自己组织“富良野未来实验室”,与学生共同参与富良野社区营造活动。我们研究室——东京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社会教育学终身学习论研究室 2016 年通过对饭田市的调查研究发现,15 岁前受到当地居民关爱的孩子会格外珍惜、感恩自己的故乡,自我价值感更强,且将来为故乡做出贡献的意志也更坚定。那些尝试利用废弃建筑建设社区居民活动场所,开展以老龄者为主要对象的系列讲

座,促进老龄者的社会参与活动等,都属于创建“小型社会”的尝试。

记者:据我所知,这种社会变革动向,除了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外,国家在政策层面也格外重视。例如,卫生部、交通部、教育部的政策和项目都是这一新改革的具体体现。此外,作为思想革新前沿阵地的高校也积极参与其中。东京大学在这方面开展过哪些项目?

牧野教授:东京大学一直尝试践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如,终身学习研究室在千叶县柏市的居民区推进“多世代交流型社区建设”项目。该项目以少子老龄化急剧发展的居民区为示范基地,将实验范围扩展到小学,鼓励老龄者积极与下一代交流,以社区主体的姿态培育未来社会的接班人。项目围绕当地老龄者组织的多世代交流型社区建设委员会及由他们经营的促进居民交流的社区咖啡厅开展活动。包括儿童在内的当地居民(通常可达 100 人次左右)每天在咖啡厅里交流。通过这一尝试,当地社区的人际关系得到明显改善,互相关心,互相认可。多世代交流型社区建设委员会还与当地中小学及残疾儿童学校建立联系,推动关怀和守护下一代活动,地区居民称这些老龄者“多世代爷爷奶奶”。他们已成为“小型社会”建设的主体。

我们也开展过“人生 100 年时代社会资源中转站”项目,试图改造以往企事业单位和行政部门在老龄化社会的作用。以往的做法是自上而下的领导模式,但在老龄化社会,企事业单位和行政部门需要转变角色,从将民众视为消费者并给他们提供服务的角色转变为将民众视为伙伴,与他们建立平等关系,支持他们成为社会主体的角色。这就可以实现从服务提供的单关系转到共同携手经营社区的协作关系。比如,在急剧老龄化的居民区,开发商和当地居民建立伙伴关系,共同建设社区生活服务基地,以及支援居民组建新的团体以促进居民区内的多世代交流,创造可持续的住宅区等。这种新动向的关键词是“当事者”“自下而上”“协助”和“自治”,目标是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记者:青年人在构建“小型社会”中如何扮好当事者角色?

牧野教授:在爱知县丰田市山村开展的“青年们,上山下乡吧!”活动,就是以青年为主体推动的“少子老龄化山村创造实践”。这一项目的初衷是鼓励青年移居到急速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山村,利用农业打好生活的经济基础,通过当地老龄者给青年传承当地文化和生活技能,促进农村和城市的无障碍衔接,尝试创造新的农村生活模式。在实验基地,青年们一方面向当地老龄者学习他们积累的文化,另一方面组织小型事业研究会,规划和实践新的产业,开展各种创新尝试,例如,利用间伐木材;用有机栽培的小麦粉开烘焙房;给都市居民提供农耕作业的现场体验;接受全球大学生的实习项目以及制订能源自立圈计划等。最初,该实验村只有30多户,村民50人左右,老龄化比率近50%。这一项目实施后,该村落增加到50多户,近100人,老龄化比率下降为30%左右,逐渐变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最近,青年们开始利用废弃的校舍创办社区的生活文化创意中心,践行“生活即劳动”“劳动即生活”的理念,充分诠释青年人在构建“小型社会”中担当的当事者角色。

记者:日本政府2017年组织了“人生100年时代构想会议”,试图建立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尝试探索日本少子老龄化社会出路。日本政府对“人生100年社会”寄予的期望是什么?

牧野教授:日本政府主导的“人生100年时代构想会议”重视回归教育,期待老龄者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基于日本当前超老龄化的社会现状,政府希望通过推动回归教育和终身学习,鼓励国民通过学习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关怀下一代,培养社会接班人,提高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重视形成多元式的人生道路,保障国民随时随地都有参与学习的机会和条件,提供可以反复参与的多元式人生舞台。换言之,解决少子老龄化社会问题的焦点,从解决老龄者的问题开始转到培养包括青少年和老龄者在内的全体国民成为主体的问题。这种社会观念的变革,促使社会资源整合和分配方式的革新,推动社区结构的变化以及市场结构与观念的转变。在以往重视“量产”的经济发展时期,市场基本以“个体”为消费单位,社会需求是“个体”欲望的总和。但是,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否定了这种以“量”为发展基轴

的经济发展模式,迫使社会寻找以“质”为基础的,追求“质”的多元化以及异质价值共存并不断产生新价值的经济发展模式或社会发展模式。

在新的理念下,每个人都可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每个人都是“目的”。在我们倡导的人生100年的新社会里,每个人都可创造自己的价值,在人与人之间实现这一生活样态。随着观念的转型,老龄者本身也从被照顾的对象开始转变为肩负培养时代新人的主体。可以预见,日本社会的“超老龄化社会悲观论”一定会向着“人生100年社会希望论”转变。如此一来,无论是在政策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社区或者说“小型社会”的建设都将成为焦点。这个“小型社会”不仅是人们生活的场地,更是居民重建自治关系,通过培育下一代,提升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场所。基于此,厚生劳动省非常重视居民自治,倡导“小型据点的建设”,鼓励地区经营组织以及地区生活综合支援服务还要求各地区包括福利系统组织初级中学开展居民互助关系。交通部提倡地区防灾活动,要求居民建立互助关系。居民的互助和自治关系形成的途径,就是“学习”关系的建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区营造活动和社区问题解决实践。因此,社会教育和终身学习在社区营造和政府措施中处于极重要的位置。

记者:社会老龄化是一种成就,也是一种挑战。“人生100年社会”的教育改革更像是新时代的学校和社区创新计划。和先前的学校教育为中心的教育体系相比,它本质上有无变化?

牧野教授:变化当然是有的。二战后的日本社会,随着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人们从乡村流动到城市,并在那里形成亲子二层代际关系的核心家庭。这样的家庭被认为是脱离于当地社区的封闭空间。这种以核心家庭“教育”为基础的社会形成了以学校为媒介的个人—家庭—工作单位—一线式的人生观,进而为人生阶段论社会观念的形成埋下了伏笔。久而久之,整个社会都认为,受教育期间的儿童和退休后的老人对社会生产是没有价值的,是社会的负担。而所谓的有价值的中青年劳动力也只是被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或工具,且还要担负抚养儿童和赡养老人的重任。这种观念如果继续存在于5.0社会,只会继续造成社会阶层的割裂以及社会不公

平, 有损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 负责教学课程行政的“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教学课程规划”特别部于2015年8月公开发表关于学校教育改革的“论点整理”, 基于社会的变化提出划时代的应对方案“教学课程开放给社会”, 即为了儿童的健康成长以及获得生存能力, 改变学校平等划一的教学, 倡导将教学课程开放给社会, 与“社会力量”一起为儿童提供高质量且丰富的教育。这标志着教育开始从重视获取“学历”转变为培育“学力”。儿童的“学力”结构包括学习动力, 知识和技能, 思考力、判断力和表达力。在“学力”结构的基础上, 进一步要明确的是“学什么”“如何学”以及“能做什么”。教育关系也要从原来“知识、技术和文化的上传下效”的静态师生关系转变为“共同探索知识, 共同创造价值”的动态伙伴关系。与之相应, 教学方法也需要革新, 活动教学法即“主动、对话式、创造式”的教学法是探索的方向。今后, 将在推行该教学法的基础上探索教育政策与行政改革的方向。

记者:日本政府为了在实践中更好地贯彻以“学习”再概念化为核心的活动教学理念, 提出了哪些措施?

牧野教授:中央教育审议会2015年12月提出了三份报告, 分别是《师资提高报告》《学校支援团队报告》和《社区学校合作报告》^②。这三份报告互相支撑, 共同支持儿童在活动教学法实践中探索知识并创造价值的活动。其中, 《师资提高报告》提出了新的教师形象以及培养能够胜任活动教学法的师资的方法。新的教师形象除了给儿童传授知识、文化外, 还能与儿童形成伙伴关系, 与儿童一起探索知识、创造价值, 能与儿童形成“对话”关系, 成为儿童创造新知识的陪伴者。该报告建议师资培养课程尤其要重视教学实习等实用性强的教学内容以及强化教师的在职培训。

《学校支援团队报告》提出要组织支援学校的专家团队以增强学校的教学力。该报告要求学校领导部门加强与学校所在社区的联系, 开展日常生活教学活动, 要求地方组织“学校支援团队”支援教师的教学实践。学校支援团队的成员由学校心理咨询师、学校福祉咨询员、课外活动指导员等专家, 以及社区学校联络员等组成。

《社区学校合作报告》提出, 为了实现“构建开放给社会的教学课程”的目标, 将学校改造成为所谓的“社区学校”, 并组织学校管理协会, 邀请当地居民参与学校管理。这就要求当地居民也要负责学校管理, 协助学校教学活动, 把学校事务当作居民自己的事情来做。此外, 报告还要求社区居民搭建社区学校合作平台, 运用活动教学法为儿童提供丰富的学习体验; 关心儿童, 目标是培养他们获得生存能力及创造新社会的“学力”。2016年2月, 日本文部科学省在上述三份报告的基础上发表了“新时代的学校和社区”创新计划。其核心是建设社区学校, 目的是以儿童成长为基础, 以学校为中心辐射社区, 激励所有社区居民肩负起培养下一代的社会责任, 积极参与教学活动, 保障每个儿童获得健康成长, 增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终身学习理论的指导下, 这一改革计划目前已通过相关法律的修订并进入实施阶段。

记者:日本学界如何看待社会教育和终身学习在教育改革中的作用和位置?

牧野教授:如前所述, 当前日本面临少子老龄化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克服以往的悲观论, 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日本政府开始致力于实现“人生100年社会”。这一政策的核心是改变以往以国家为界构建大型社会的理念, 转变为以社区为界构建“小型社会”的构想。基于此, 除了改组社会资源结构, 还要每个居民肩负起当地社区改造的责任, 以减轻财政负担, 创造新的社会。构建“小型社会”最关键的是居民自治。而推动居民自治, 需要重视居民自身的“学习”以及通过“学习”形成互相接纳的关系, 激发居民共同改造社区的责任感。支持这种居民“学习”的是教育行政, 尤其是社会教育和终身学习行政。“新时代的学校和社区”创新计划, 虽然在框架结构上仍表现为以学校教育为中心, 但其内容更强调当地居民与学校建立协调关系, 共同培养儿童成为承担新社会建设的主体。尤其是《社区学校合作报告》更是期望当地居民能通过与社区学校的合作进行“学习”, 强调居民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性。因此, 必须重新认识并重视支援居民学习活动的终身学习实践以及公民馆等社会教育设施的功能。

为了培养社区建设主体, 教育行政需要加强与一般行政的通力合作, 推动居民自治的“学习”实

践。基于此,加强配置和培养开展“学习”活动的专职人员变得尤为重要,如着力培养社区学校合作活动的协调人员以及学校内的社区学校联络员等。社会教育主事培养制度就是培养这种组织“学习”专业人才的制度之一。社会教育主事制度在日本已有70余年的历史,应时代发展不断变革是这一制度屹立不倒的重要因素。当前,文部科学省已完成相关法令的修订工作,对社会教育主事的培养科目中增加了现场实习等新的课程。法律也已经规定,对修完社会教育主事课程的人员将赋予“社会教育士”的称号。

此外,为了开展作为社会基础建设的学习实践,重新建设安定团结的基层社会,日本政府着力改革以往的教育行政尤其是社会教育和终身学习行政。目标是通过上述的社区学校合作活动等,加强居民自治,重新建设基层社区,以实现所有居民成为主体。重点是当地居民通过“学习”营造自己的生活场域,

并通过共同建设社区增强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在这种实践中,居民建设的是所谓的“小型社会”,无数的“小型社会”以社区为基础形成并覆盖全体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所有居民都是社区的主体,都能不断地开展探索和创造新价值的社会实践。

[注释]

①基于英国牛津大学 Carl Benedikt 和 Frey Michael A. Osborne 2013年发表的论文,由未来预测统计的数据表明:未来社会存在的702种职业中,47%的职业到2030年会被人工智能等取代。

②这三份报告均为日本文部科学省和中央教育审议会(2015)提出,分别是《これからの学校教育を担う教員の資質能力の向上について 学び合い、高め合う教員育成コミュニティの構築に向けて(答申)》(中教審第184号)、《チームとしての学校の在り方と今後の改善方策について(答申)》(中教審第185号)和《新しい時代の教育や地方創生の実現に向けた学校と地域の連携? 協働の在り方と今後の推進方策について(答申)》。

(编辑:徐辉富)

How to Deal with the Aging of Young Childre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ll Society” and the Re-conceptualization of “Learning”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Atsushi Makino of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MA Lihua & NA REN Gao Wa

(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Atsushi Makino,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of the 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okyo, Japan,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center for advanced age society,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society of social education of Japan, member of the lifetime education committe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and a well-known researcher of lifetime learning theory and modern education ideology in Japan. This interview from Japan was already a long time of "super pessimism" an ageing society, around the learning concepts of deconstruction, Japan - social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aging of continuous ferment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future society how to consider refactoring, how to realize the social ba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arning", sharing the makino professor about Japan's science ministry to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 young people a sense of belonging is weak, the problem such as people's distrust of social organization "life 100 times council" (2007) had a and private practice,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social development model, to explore the outlet of Jane's an ageing society. China has also stepped into an aging society. Based on the change of learning concep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mall society" concept of Japan's government measures and folk practice, to our futur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h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Key words: super aging society; concept of learning; "small societies"; Japan